

小说连载香秘

狼的末日

◎嘎子

在大群狼分食猎物时，画面渐渐拉近，我看见一面土坡上立着一头雄气勃勃的公狼，赤赭色的皮毛，涂了油似的光滑。

老阿洼喝了些酒，是很新鲜的青稞酒，脸有些红，鼻尖上都是兴奋的汗珠。他对我说，你在憋得太久了吧，想不想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

我当然很想了。可我默默地灌着热茶，没有说。他站起来，在屋内走来走去，还在犹豫让我开门到外面去，还是就关在这又冷又闷的屋子内。他看了我一眼。牙一咬，走到那堵常看电影的冰墙

前。他在墙角的什么地方按了几下，嘴里数着数。又回头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手在冰墙上轻轻一推。墙像一扇门轻轻地打开了。

寒冷极了的风刮在我的脸上，强烈的光使我睁不开眼睛。我看见茫茫雪雾笼罩原野，隐隐可以看到远处有片树林，铁硬的枝干上披着厚厚的雪。再远处是迷茫的雾气，大片的雪粉就从那里飘过来，沾在我的眼睫毛上。老阿洼指着远处说，天晴时，可以看见那边的大雪山，还有下面的山谷，清亮的河水从那里流出来。成群的野鹿和山獐就在那河边喝水吃草。

风很狂，夹雪的风堵得我张不开嘴。老阿洼也用袖筒捂住嘴，说：“我们还是回屋吧。”我拉住他，说：“等等，是什么东西在叫？”

哦，呜呜呜——，很凄厉的声音在雪原上兴起，又让雪风刮跑了。

老阿洼脸色变了，说：“狼。这风雪让狼也饿疯了。”雪野一片迷茫，我什么也没看见。

回到屋内，老阿洼手一按，门又变成了一堵冰墙。炉里呼呼燃烧的火烤得湿润的空气啧啧叫着，不一会又暖烘烘的了。老阿洼鼻尖上又沁出了汗珠。可能刚才喝了些冷空气，我喉咙有些痛，鼻腔也有些堵。

老阿洼给我倒了碗热茶，看着我喝下，脸上也红润了。他说：“你看见过狼吗？”

我说：“没见过。小时候听父亲讲过好多狼的故事。”

老阿洼笑了，说：“你父亲肯定说狼是个坏透顶的野兽吧，狼心狗肺，世上没有比它更坏的野兽了。”我笑了，捂住有些发烫的脸颊。他说：“其实，狼很像人，有团体，有阶层，有领袖，还有忠臣和奸臣。你别笑，狼很聪明，比狐狸更能用脑。”

他的手掌在冰墙上一晃，一阵刺眼的光的闪动，墙壁上出现了一只很大的狼的头颅。那是只皮毛雪白的狼，嘴很长，眼珠上有淡淡的红色，漂亮的头颅微微仰着，像是高贵的王者。老阿洼说，这种狼叫纽芬兰白狼，居住在美洲西南部的维塔克族的地盘上。魁梧彪悍的维塔克族爱用红色涂抹脸颊和胸脯，为保护自己的领地而不屈地与西方来的英国人战斗。英国人以枪炮对付他们，政府也出重金奖励杀狼，悬赏要维塔克族的头皮。在1800年时，维塔克族灭绝了。1824年，英国政府悬赏要白狼的头，因为白狼袭击家畜。于是白狼不断遭到射杀，或因吃了毒饵而接二连叁倒毙。1911年，最后一头白狼在被发现同时遭当射杀。梦幻之狼，在维塔克族的悲剧后经过100多年，终于在残虐的文明人手中灭绝了。

墙上出现了成片的白狼尸体，大堆大堆的白狼皮。一位白人猎者抱着一头巨大的白狼走来，又扔在雪地上。我明白，那就是1911年死在枪口下的最后一头白狼。

老阿洼手掌又在冰墙上一抹，另一头奇怪的狼出现了。淡黄色的毛带有黑色成条的花纹，像老虎一样。它在山坡上警觉地爬行，突然直立起来，像人一样。我看见它肚皮上竟然有个皮袋子，里面伸出了两个小狼的脑袋。当一只小袋鼠在山坡上出现时，小狼缩进了袋子，老狼四爪在地上擦了擦，猛扑过去一口叨住了小袋鼠，卡嚓一声，小袋鼠坚硬的骨头在狼嘴里碎了，血从狼嘴角上滴了下来。老阿洼说：“这就是当年澳洲草原上很有名的袋狼。它的行动并不敏捷，但追捕猎物很执拗，只要盯上了就不会死心的，一直追下去，直到猎物精疲力竭。可惜呀，人类太愚蠢了。1888年，澳大利亚政府因为流行瘟热怪罪这种狼，下了猎捕令，搭斯玛尼亚袋狼数量递减。到了1933年，最后一只袋狼死于动物园，一个物种就此灭绝了。”

我不知道阿洼给我讲解这些是啥意思，也不想问。他看着我，好一会儿都没说话，眼一闭，一串浊泪滚落下来，他咬咬干裂的嘴唇，说：“还有好些很优秀的狼种，都灭绝在人类的手里。人类，总以为自己这个世界之王，可以任意屠杀而不受惩罚。可是自然之王的惩罚却悄悄降临了。”他一挥，我看见广阔的沙漠，干裂的焦土，还有只飘着几根毛草的戈壁滩。他说：“孩子，在一百多年前，这些地方都是草木丰盛的肥沃之地呀！就是因为人类灭绝了狼后，破坏了大自然的平衡。大群的食草动物由于没有了威胁，疯狂地繁殖起来，食光了草木。最后，这里除了枯骨，就剩荒漠了。”

我说：“狼也很坏，它们不偷杀人类喂养的牲畜，人类也不会捕杀它们。”

老阿洼眼睛红了，把嘴里的什么东西很狼吐在地上，说：“那是人类的愚蠢！还有就是心胸的狭隘。他们只满足于眼前的利益，从来看不见未来的影子。自然之神的报复来临时，他们从来不会在自己身上找根源，只把这些嫁祸于那些他们看不顺眼的生灵，怪罪到他们臆想出来的鬼怪。”

我说：“那狼伤了你，你也不能动手还击了。”

他说：“废话！狼这种动物其实是很温血的，你不伤它，不破坏它的食物链，它怎么会来伤你呢？当然，也不能让它们疯狂繁殖，那样也会破坏自然的平衡。假如人类有脑袋，就会履行自然之神赋予他们的职责。少量捕杀，与自然万物共生同长。”

我明白他说的意思了。在冰墙上出现了大群的狼在雪原上狂奔的画面，在发现猎物时，狼群四散开来，又从前后左右围了过来。猎物奔跑的速度减弱了，最后精疲力竭地倒下了。这捕猎的画面很像人类在战争中使用的合围战术。在大群狼分食猎物时，画面渐渐拉近，我看见一面土坡上立着一头雄气勃勃的公狼，赤赭色的皮毛，涂了油似的光滑。那狼始终都一动不动，看着下面狼群围猎，那模样真有些威严高贵的王者之气。老阿洼说，那是一头狼王，这个围攻战术就是它指挥的。

我看见有好几只狼咬着血红的肉跑了上来，把肉恭敬地放在狼王的身下。狼王抖动一下鬃毛，嘴一张，发出长串刺耳的噪声。雪原上灰色的雾气在风中滚动起来。

（未完待续）



绽放。李鸿 摄

高原红

◎黄斌

是阳光的吻痕
是历史的印记
是一个民族血色的荣光

寻遍万里青藏
红色的点缀
似青春的火焰

燃烧在苍茫的高原

生生不息的希望
绽放在脸上
绽放在心头
绽放在藏家儿女的歌声中

余生

◎陈钦宜

当微风拂动树叶
当细雨撒落枝头
当绒雪飘窗露台
当冰霜冻结山巅
风不止，吹不走我对你的怀念
雨未停，淋不湿我脑海的记忆
如果雪要一直下，那就下吧，好将我埋藏
就像山巅的冰霜，神圣屹立终年不化

我已经过半百
我已经步履蹒跚
我已经孤身一人
我已经长眠于世

知天命，抹不掉我踩下的脚印
心所欲，牵不走我渴望的自由
我的爱人已离去，那就去吧，好让我盼望
就像巢中的鸟儿，用尽余生只盼归来

我还能听见
听见的是
折多河潺潺的流水声，安觉寺绕梁的诵经声
我依然能拄着拐杖，倚靠石凳
撑着每一轮太阳，看它初升、西落
那一张我仅有的笑容前
燃烧着酥油灯
但烧不尽我这一生的情怀

【初语】

秋之浪漫

◎王雨薇

窗前的双色茉莉不动声色地轻轻笑着。
清晨的薄雾凉凉地蔓延，浓浓淡淡地，和着茉莉浅紫色的芳香，朦胧着这个秋天诗意的梦宇。
在这个寂寥的早晨，我淡淡地想，秋天是怎样的一个浪漫季节呢？

秋天，是一个安静绚烂的画家。
她有最敏锐的艺术感，把夏花中最惊艳的容颜浓缩成焰火的芳华，在林中肆意而又细腻地把空气都熏散出温暖而沉静的脸庞。如同一个羞涩得双颊燃烧的安静少女，在这样一个迷人的时刻妄图用画笔捕捉秋天最浪漫的笑容。然而当她那颗对艺术有着热烈炽爱的心看见哪一处败笔，那么她疼痛的心情便会引来秋风的呜咽，把一山的叶子都涂尽风情，一场吟咏的雨歌便会将叶们都打成憔悴不堪的黄昏婆。人们通常喜爱那暖融融的、红色的画作，于是画家决定用微笑时嘴唇发出的温柔气流来为它命名：“枫林”。

秋天，还是一个忧郁多情的诗人。
他在花海间呢喃爱的诗篇，花儿们便心碎地垂下她们美丽的笑颜；他在天空上悲歌戏剧

的人生，云朵们便哗啦啦地掉了眼泪，清澈湿润的雨点一落就是好几个日夜。

你若问他在何方？

他在秋空的雁群南飞的那个方向，他在溪涧间沁凉的温度里，他在围中和手套棉软软的柔情中，他在秋天每一块伤感的土地上。

我的眼眸里散散漫漫地装满了每一个秋天，但是他们都没有真正的浪漫情怀。
我的眸光淡淡地飘向了天空的方向。

明净的、柔软的天空上，几缕云丝静静地停泊在安详的蓝色里。

那一霎那，我的心被一片温柔的海水包围，有一种名为宁静的心绪浅浅地伏上了我的心头。

我听见自己低声的话语：“秋天，是一片净地，让淡泊的心栖息的宁静诗野。她是沉静的，也是浪漫的。”

愿每个生命的心头时刻栖息一朵秋空的静云。这样宁谧的安静人生，又何尝不是一种浪漫的柔情？

我愿如秋天的一般安宁地活着。

康定是闻名中外的神奇地方。这里药财资源丰富，比如虫草、贝母、当归、天麻等，在国内外十分出名。

由于虫草在所有的药材资源中声誉最高，有的人说，已经不只使人延年益寿，而且还可以治疗不少奇难杂症，为此，康定的虫草市场出现了一年比一年畅销且价格大涨的景象。

我来甘孜州20多年。在这20多年的历史中，我深深记得，以前的康定是没有草市的。“关外”的县也没有虫草。有虫草市场，也是近年才有的新鲜事。那时，虽然也有虫草，也在买卖虫草，但真正的意义是有草无市。

那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笔者正在“关外”。那时，采挖虫草的农牧民，几乎是以物换物。没有中介商参与，没有固定的虫草交易地，没有如今那种一天内，还有几次的虫草价格涨跌。那时的老乡们往往是以十分低廉的价格直接和买草的人，去交换自己所需的盐巴、大茶、大米和电筒等物品。

那时，二郎山外面的人们好像还不知道虫草的好处。许多东西在涨价，但高原出产的天然、原始、生态的虫草却一个劲地垮价。我就曾经用五毛钱一根草的价格买来自己食用。但所有的人都不敢大量去买，去买来后在山外面的世界去销售赚钱。那时听到的是很多外面世界的虫草市场的很不景气的风声。我的许多做虫草生意的藏族朋友就因为草价一年年大跌亏本而走上贫困生活的路。

康定的虫草，大都是“关外”各县来这里销售的草。每年最新的虫草一般在每年阳历的4月下旬，才出现在康定的街头。

据长期在康定扎根做虫草的生意人介绍，仅仅在康定地区出产的虫草，产量是不高的，质量也不如关外的好。然而，就是因为康定自古就是高原藏区与内地汉区的交界之地，所以，这里每年的虫草一上市，便会迎来四面八方的商人。他们来后，康定就会更加的热闹。

近年来，我就常常利用早晚的休闲，在康定虫草市场游逛，结果还真发现了康定草市，且有许多难忘的景象。

你看，天还没有敞亮，那些做虫草生意的人就来到了康定草市。在前几年，他们自由而居，康定的公主桥、将军桥、南郊、东关、下桥，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但从1995年，康定城因为遭受特大不通的两次洪灾而恢复重建变漂亮后，商人们开始自觉聚集到了康定城中的下桥。如今，又搬迁到了热闹非凡

的东关步行街广场。

这里有四面八方来的流动客人，这里有已经不同程度富有的商人，这里是康定繁荣豪华的象征地，这里是每天有歌声音乐和舞蹈相伴的地方。

你瞧，来此交易的虫草商人，他们互相之间是多么的和谐幸福。早上，他们一见面就远远地招呼：“朋友，你早！”“客人，你好！”。他们的嗓门很大，从这些人的声音里，你会感到康巴高原人的爽快干练和耿直。

他们把生意当成了娱乐。在娱乐中做生意，通过生意成功找到新的快乐。

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大千世界聪明了，在建立健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锤炼成熟。

我就一次次看到，他们有时是虫草买主，康定的坐地客商常常从“关外”商人手中收购大量的虫草，然后，在时机成熟时，又及时把买来的虫草卖给山外那些从内地前来康定收购虫草的商人。为了赚取更多一点的利润，他们的态度很热情，他们能够把虫草的功能和作用背得滚瓜烂熟，他们的服务很周到，物品任你尽情的挑选，价格数量质量尽情地满足你的要求。

他们是很聪明的人。凡是卖虫草的人来了，买草的商人往往远远地来迎接你，买卖人的脸上都有笑容。买草的时常常向卖草人的肩头一拍，同时还说几句夸奖卖草人的话，让卖草人内心欢喜，问你从哪里来？叫把虫草拿出来看一看，如果是康定周围的虫草，买家往往会马上离开。反之，如果是从关外遥远地方来的草，他们就会久久地围着你，欣赏你的虫草，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总会认为关外的虫草，质量会好些。

虫草老板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内地人，但更多是本地人。他们是一群最耐住寂寞的康定草市商人。他们可以整天待在这里不走，或蹲着，或站着，或走着，一会儿买，一会儿卖，一会儿用牙刷把买来的虫草泥土刷去，一会儿兴致来了，也去唱唱藏歌，扭下藏舞，或者有时干脆给外地来买的客人表演一段精彩的藏族文艺节目。他们就是这样，不管太阳多大，不管风霜雨雪再大，只要是虫草季节，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乐此而不疲，靠虫草生意脱贫、靠虫草生意买上洋房、买上小车、娶上老婆、生养儿女……随着虫草在国内外大市场的走俏，价格还在不断上升，他们已经有不少人走上致富之路。